话语失效、权利颠覆与契约重构
——论《耻》中的后殖民权利嬗变

周丽霞
（天津外国语大学）
DOI：10.65285/KYLT.V1I2.008

摘　要：J. M. 库切的《耻》以种族隔离制度结束后的南非为背景，展现社会转型过程中权力关系与身份秩序的变化。本文以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和霍米·巴巴的后殖民理论为基础，从话语失效、身份重构与社会契约重构三个层面分析小说中的后殖民权力嬗变。首先，分析卢里与佩特鲁斯的互动，揭示卢里原有话语权威的逐渐失效；其次，借助“第三空间”理论，探讨佩特鲁斯突破“他者”身份并形成新的主体性与权力；最后，从白人身份危机出发，分析露西的生存选择及传统权利逻辑的动摇。本文认为，《耻》呈现的并非简单的权力转移，而是殖民话语失效、身份重新建构与社会关系持续协商的复杂过程。
关键词：《耻》；话语权力；第三空间；白人身份危机；后殖民主义

The Failure of Discourse, the Subversion of Power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Contract: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Postcolonial Power in *Disgrace*

Lixia Zhou
Tianjin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Abstract: Set in post-apartheid South Africa, J. M. Coetzee’s Disgrace depicts the shifts of power relations and identity order amid social transformation. Based on Foucault’s discourse-power theory and Homi Bhabha’s postcolonial theor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volution of postcolonial power in the novel from three dimensions: discursive failure, identity reconstruction and social contract reconstruction. Firstly, it examines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Lurie and Petrus to reveal the gradual failure of Lurie’s original discursive authority. Secondly, with the “Third Space” theory, it explores how Petrus breaks away from the “Other” identity and develops new subjectivity and power. Finally, starting from the white identity crisis, it analyzes Lucy’s survival choices and the shaking of traditional power logic. This paper argues that what *Disgrace* presents is not a simple transfer of power, but a complex process featuring the failure of colonial discourse, the reconstruction of identity and the continuous negotiation of social relations.
Keywords: *Disgrace*; discourse and power; Third Space; white identity crisis; postcolonialism

前言：

目前，学术界对《耻》的探讨多聚焦于种族矛盾、白人身份焦虑、性别议题、土地归属以及后殖民语境等维度。既有研究从不同侧面剖析了卢里所代表的白人知识分子在时代变迁中的认同危机，同时也深入探讨了佩特鲁斯的阶层上升、露西的生存策略以及文本中交织的种族与性别张力。不过，倘若将这些人物的命运轨迹置于权力结构持续流动的视野下审视，便不难发现，《耻》并非单纯描绘权力从白人群体向黑人群体的线性转移，而是深刻揭示了传统权力话语的消解、新型主体身份的建构以及社会关系在不断博弈中实现重组的动态图景。

据此，本论文将依托米歇尔·福柯的话语权力学说与霍米·巴巴的后殖民理论框架，沿“话语失效—身份重构—社会契约重构”这一分析路径，阐释《耻》所呈现的后殖民语境下权力形态的演变机制。首先，借助福柯理论剖析卢里与佩特鲁斯的互动关系，审视卢里如何依托知识优势、语言能力与社会地位建构起对“他者”的话语支配权，以及这一话语体系在新社会条件下何以渐趋瓦解。其次，运用巴巴提出的“第三空间”“文化杂合”等概念，考察佩特鲁斯如何挣脱殖民叙事强加的固化“他者”身份，在传统与现代交织的裂隙中重塑自身主体性并争取话语权力。最后，聚焦于露西在白人特权式微、法律保障缺失与土地关系重构的背景下所做出的生存抉择，剖析其背后所折射的白人传统权利逻辑的溃败与社会契约的重新缔结过程。

一、殖民话语的失效：卢里与佩特鲁斯的权力博弈

卢里作为曾经身处白人优势阶层中的个体，其身上呈现出一种具有延续性的话语惯性。这种惯性不仅反映在他经历道德指控与社会边缘化后仍拒绝全盘否定自我价值，更体现为一种深植于意识结构中的优越感：即便殖民时代确立的等级秩序已逐步松动，他依然不自觉地以评估、界

定乃至教化性的视角观察周边的黑人社群。正如奥菲昂所指出的，白人话语常将欠发达状态本质化为一种与“落后性”或“传统性”相绑定的原始阶段（Offiong 23）。卢里所表现出的顽固性，因而不能简单理解为个人意志的坚韧，而应被视为殖民时代权力意识在后殖民社会中的滞留与延续。

当卢里初次踏入露西的农场并与佩特鲁斯相遇时，其潜藏的优越意识便在不经意间流露出来。他并未首先将佩特鲁斯视为一个具有独立人格与发展轨迹的个体，而是迅速对这片黑人聚居的乡村环境做出了主观评判。在卢里眼中，此地显得过于闭塞，并因担忧露西的安危而表现出明显的焦虑（Coetzee 55）。表面上，这似乎只是父亲对女儿独居乡野的合理关切，然而若将其置于后种族隔离时代的社会脉络中审视，这一反应实则承载着深层的权力意涵：卢里无意识地将自身所熟悉的白人城市生活秩序奉为安全与文明的标尺，并以此丈量露西所选择的生存空间。于是，“偏僻”与“不安全”不再仅仅是地理概念的描述，更成为对异质文化空间进行他者化的话语实践。与之相对，佩特鲁斯之所以视这片土地为“安全”的栖身之所，正是因为这里构成了黑人社群得以自主构建生活逻辑与社会网络的地域基础。卢里以不经质疑的语气将这一空间定义为危险地带，实质上是对佩特鲁斯及其社群生活经验的一种隐性否定。尤为关键的是，这种否定并非通过制度性的强制力实现，而是渗透于日常言语与价值判断之中，从而揭示出殖民权力如何深植于个体的认知结构与话语习惯内部。

此后，卢里对露西与贝弗、比尔·肖等邻居之间建立的平等友情也流露出不满，认为女儿与这些“普通”白人来往是一种社会身份的自我贬低（Coetzee 62）。在卢里的认知框架中，人际交往应当遵循殖民时代遗留的阶层界限，而露西跨越这一界限的行为冲击了他对社会等级的本能维护。更为深层的是，面对南非社会转型过程中传统界限的模糊——正如文本中象征性呈现的“任何动物之间的差别被消除”——卢里表现出强烈的不适与抗拒。这种反应恰恰暴露出他依然固守于白人中心的社会经验，试图以旧有的认知模式去解读一个已然重构的现实。与此同时，佩特鲁斯却以逐渐觉醒的黑人主体意识，主动参与到对土地、安全与归属等概念的重新定义之中。卢里身上所体现的“韧性”，虽然支撑他在道德谴责面前维持自我认同，却也成为其难以真正超越殖民权力逻辑的精神桎梏。

二、第三空间中的权力颠覆：佩特鲁斯的身份重构与权力生成

而对于佩特鲁斯而言，后种族隔离时代的社会转型为他提供了重构主体性的历史契机。他逐渐挣脱了殖民秩序强加的“黑人仆役”这一固化身份，其自我认同的建构并非源于对白人主体的模仿或趋附，而是扎根于土地所有权、经济自主与社会关系等物质与文化基础的重新获取。正如福柯所指出的，规训本质上是“一种关于等级的艺术”，其运作依赖于将个体安置于特定关系网络并调控其流动（Foucault 146）。佩特鲁斯的崛起因而不仅标志着个人社会地位的提升，更折射出白人特权体系在结构层面上的松动。值得注意的是，佩特鲁斯并非单纯从“无权”转向“有权”，而是突破了殖民话语为他设定的“他者”位置，主动嵌入正在形成的新权力拓扑之中，通过对土地、资源及人际网络的逐步掌握，实现了一种在历史裂隙中生成的、具有杂合特质的主体身份。

在卢里的认知框架中，露西遭遇暴力后选择与佩特鲁斯建立契约性婚姻关系，成为白人特权衰微的显著象征。事件发生后，面对卢里被窃的车辆，佩特鲁斯以平淡的口吻建议他“再买一辆”（Coetzee 115）；而对参与施暴的年轻亲戚，佩特鲁斯仅以“他太年轻了，不会愧疚”轻描淡写地带过（Coetzee 116）。这些反应在卢里看来，不仅是对个体伤痛的漠视，更是权力关系已然重构的信号——佩特鲁斯不再需要以谦卑姿态回应白人的诉求。

其中，土地作为殖民历史中权力与归属的核心载体，在此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露西的农场恰如霍米·巴巴所言的“第三空间”：它既承载着殖民时期的土地所有权逻辑，又成为后殖民语境下新权力形态协商的场所。佩特鲁斯通过参与农场劳作、获得土地份额直至最终拥有这片土地，实现了从依附者到主体的身份蜕变。而当露西被迫让渡土地所有权时，这一行为远超财产转移的范畴，它标志着以土地占有为根基的殖民等级制度正在被打破，一种基于资源重配与契约重构的新型权力网络逐渐浮现。

然而，佩特鲁斯所获得的权力并非对殖民统治模式的简单复刻，而是在后殖民社会的复杂语境中生成的一种新型权力形态。传统殖民秩序依赖种族等级制、土地垄断与身份固化维系其稳定性，而后殖民时代的权力关系则呈现出流动性与协商性的特征。佩特鲁斯正是通过参与土地再分配、建立婚姻联盟以及重构社会身份，逐步摆脱了殖民话语设定的“他者”位置，进而获得重新定义自我与周遭世界的能力。因此，露西土地所有权的转移，不仅是一次经济层面的产权变更，更是南非社会权力结构深刻重构的隐喻。在这一过程中，卢里所倚重的白人特权、文化资本与殖民遗产日渐失去其现实根基，而佩特鲁斯则通过嵌入新兴的社会网络，实现了主体性的生成。正如研究所指出的，在后种族隔离时代，“卢里的声音只能被淹没在黑人掌控的主流话语中”（陆海霞 56）。《耻》展现的并非权力的简单易主，而是身份、土地与权力三者之间持续互构的动态过程，揭示了后殖民社会权力嬗变的未完成性与复杂性。

三、社会契约重构：露西的生存选择与白人身份危机

卢里所秉持的白人主体逻辑，植根于财产私有、权力支配、个人独立与法律庇护等殖民秩序的核心要素，这些共同构筑了白人身份的历史基础。然而在露西生活的后种族隔离南非，这套以特权为内核的体系正逐渐失去其现实效力。正如研究所指出，白人主体性“或许从一开始就建立在他人对自我认同的幻想之上”（蔡云 44）。对卢里而言，土地是私有产权的体现，也是白人经济优势与社会地位的象征；但对露西来说，传统的白人身份已无法为她提供真正的安

全庇护或社会归属。当法律体系无力保障其人身安全，土地所有权亦不能维系其社会地位时，露西不得不直面殖民权力逻辑的失效。她必须挣脱父亲所代表的旧有主体范式，在权力关系重构的裂隙中重新协商自身的生存方式。

这一身份重构的转向首先通过露西对待暴力事件的态度显现出来。遭遇侵害后，她拒绝诉诸法律途径，认为“报警无济于事”，并将此事定义为“私事”，强调“这是在南非”（Coetzee 93）。她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所承受的创伤并非孤立个案，而是后殖民时代权力格局震荡的必然产物。因此，她将此类不公正视作在这片土地上生存必须支付的代价，并意识到唯有承认黑人社会力量的崛起，才可能在此地延续生活（Coetzee 132）。与卢里执着于维护白人尊严的旧有逻辑不同，露西更深刻地洞察到殖民遗产赋予的身份特权已不可复归。她并非被动接受新的支配秩序，而是在传统权力结构崩解后，主动尝试理解并融入一个由多元历史、种族与权力关系交织而成的新生社会空间。

露西对土地属性的重新界定进一步折射出其身份认同的转化过程。经历暴力事件后，她不再将农场视作象征私有权利的“财产”，而仅将其看作“一片能够耕种的土壤”（Coetzee 166）。这一认知转变表明，土地在露西的理解中已剥离了殖民时代单一的产权符号意义，转化为融合历史创伤、种族张力与生存需求的复合空间。这块由父亲赠予的“嫁妆”，原本承载着白人父权制度下对女性的经济庇护功能，但在新的社会现实中，它更成为必须通过关系协商才能维持的生存根基。因此，露西最终决定留守农场并与佩特鲁斯达成新的共存协议，并非对白人身份的彻底抛弃，而是一种在殖民遗产与后殖民现实夹缝中进行的身份重构。她“放弃了身份，但同时也获得了新的生存机会”（丁建新，陈柳 45）。正如霍米·巴巴的“第三空间”理论所揭示，身份并非凝固于某种传统框架内，而是在文化、权力与历史的交汇处持续生成。

结语：

因此，《耻》所揭示的后殖民权力演变，本质上是一场从固化身份走向动态协商、从垄断性权力走向关系性权力的深刻转型。殖民体制虽在制度层面宣告终结，但其形塑的身份认知、土地观念与权力逻辑并未随之即刻消散；与此同时，后殖民社会的建构也并非对殖民秩序的简单颠倒，而是在旧结构的残余与新关系的萌发之间持续进行着秩序重组。

参考文献：

[1]Coetzee, J. M. Disgrace[M]. Vintage, 2000.

[2]Daniel A. Offiong. Imperialism and dependency[M]. Washington, DC: Howa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3]Foucault, Michel.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M]. Translated by Alan Sheridan, Vintage Books, 1995.

[4] 蔡云 . 从“自恋”到“他恋”——库切小说《耻》中“爱邻人”之衍变 [J]. 外国语文研究 (辑刊),2022,(1):40-49.

[5] 丁建新 , 陈柳 . 从后殖民视角看小说《耻》中的边缘群体 [J].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9,22(4):42-49.

[6] 陆海霞 . 库切小说《耻》中白人的生存困境与历史宿命 [J]. 重庆文理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7,36(3):55-59.

基金项目：天津外国语大学研究生科研项目：“话语失效、权利颠覆与契约重构——论《耻》中的后殖民权利嬗变”，项目编号：2025YJSSS030。

作者简介：周丽霞（2001 年 -）、女、汉族、山东省德州市人、天津外国语大学、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英美文学。